



日益寂静的大自然

第 1698 号 本期八版 2018 年 1 月 22 日 星期一

阅读前沿

韦 泱 以书为缘  
陈尚君 跨代的诗人  
李伟长 由钱锺书读书笔记引发的阅读旅行  
古 耜 中国文化自信的日常生活智慧

每周一书



《王国维先生遗墨二种》

王国维著  
中华书局出版  
定价：298 元

该书一函两册，包括《王忠愍公遗墨》及《古史新证》。

前者为王国维去世后，日本学人收集手迹所编同人纪念本，昭和三年（1928）珂罗版印刷，非卖品。顶尖汉学家内藤湖南、狩野直喜、铃木虎雄等人均提供所藏先生手迹，包括手抄诗文和亲笔书信等。此纪念册未曾公开发行，更从未在国内正式出版，其中许多内容对于《王国维全集》都具备校勘意义。后者为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讲课时之讲义，此书在先生学术生涯中意义重大，著名的“二重证据法”即首见于此。市面上有排印本和油印本，但均非先生手迹。且手稿上有先生批改痕迹，可见学术思想历程，更堪宝贵。此次出版，据国家图书馆藏手稿原件影印。

# 一批梁漱溟往来书信首度公开

冯慧敏

梁漱溟致蔡元培（一九一六年）



景嘉致梁漱溟（一九一八年）



梁漱溟

吴承仕致梁漱溟（一九一〇年代）



张中府致梁漱溟（1959年2月1日）

“精神有所归，生活有重心，一根脊梁竖立起来，两脚踏在地上。”梁漱溟先生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。这些话所描述的无疑是一种极为理想的生活状态。在人心日渐浮躁的今天，重温这番话，可以体会梁老先生以“一己清朗刚健力，涤世间纷纭万端事”的苦心。

梁漱溟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独具风骨的思想家、社会实践者。在他近百年的人生中，时时与众多学者、师长、友人通过信件进行交往。2017 年底，世纪文景公司出版了由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编注的《梁漱溟往来书信集》，该书辑录了梁漱溟先生七十年来往来的书信七百余封，是迄今最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结集。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、情感、生活等的记录，也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，七十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。这些信件对读者了解梁漱溟，了解中国历史，实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。

此次书信集的出版，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那些首度公开的珍贵信件，与蔡元培、吴承仕、陈嘉异、赵朴初……一段段蒙

尘的往事缓缓揭开了面纱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

## 与蔡元培

梁漱溟以中学学历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京大学执教，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。作为独开一代风气者，蔡元培先生对于主张不同、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，都能兼容并包，右援左引，盛极一时。梁漱溟在《纪念蔡元培先生》一文中有如此评价：“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，时下论者多能言之。但我愿指出说明的：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，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，极广博的兴趣……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，而后反复复杂却维系得住——这方是真器局，真度量。”

这段佳话究竟缘起何时呢？我们试从梁漱溟先生的往来书信中按图索骥，来还原其中的细枝末节。

1916 年，蔡元培先生于袁（世凯）倒黎（元洪）继、南北统一内阁的时局之下，应时任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（静生）先生之请，由欧洲回国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范先生原本是蔡先生任“民国政府”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，两公自然相得无间。梁漱溟先是致信范源廉，请范先生为自

己作一介绍，并求问蔡先生寓址：

漱溟拜静生总长阁下：近闻蔡鹤倾先生莅京，未审寓居何所。元年尝一晤于国务院，恐不省忆矣。兹思诣谈，敬叩公一缄作介，并希示知寓址，为感。小事干冒，悚愧无量。伏问政祺。梁漱溟再拜（1916 年）

而后又致信蔡先生，以旧作《究元决疑论》求教于蔡先生：

漱溟再拜鹤倾先生左右：闻公莅京，欢忭无量。敬叩静生先生介绍，并奉旧作《究元决疑论》呈览，拟四日诣谒。先布，谨叩道安。梁漱溟再拜（1916 年）

随后梁漱溟携范先生的介绍信造谒蔡先生寓所。其后便是广为人知的那一段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谈话：一见面，蔡先生说，早就在《东方杂志》上读过了《究元决疑论》；随即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。梁漱溟本想去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——

鹤卿先生赐鉴：顷闻大学图书管理徐君已经辞职，公如不弃蒞拙，以此见委，冥当立辞部职，专任斯席，藉遂读书之愿。细事屡干，不任悚息。伏候赐复，并叩道安（1917 年）

但蔡先生说：“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的朋友聚拢在一起，共同研究，互相切磋，你怎么可以不来呢！来北大，你不要

以为是来教别人的，你把到北大当来做来共同学习好了。”这一席话打动了梁漱溟，他认为，去北大，抱着这种学习的态度是再好不过的了。正如他曾说的，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等先生，是因蔡先生包容于北大而得到抒发的人；而自己，则是因为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。

另有一处细节，梁漱溟在北大前后共七年，这七年间与蔡先生书信往来，蔡先生总称他“漱溟先生”，他未曾推辞，也不曾在致蔡先生的信中自称晚生后学——只因在校内，两人是校长教员的关系，他不敢不自尊。但离校后，他每次写信，就总自称晚学了。梁漱溟为人之认真，可见一斑。

梁漱溟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，有两封是为他人而写，从中可以见出梁漱溟是如何襄助朋友、提携后学的：

兹有小事干请。理科生张君崧年因闻天津省公署有招考留学之告白，颇思与试，以资深造，唯其原限资格，必大学或专门毕业生，乃许与试。张在大学，距毕业期只三月，似不相远，特属冥言于先生，为之备文送考，俾得与试。张君资质特优，倘更游学，必有远到。如无窒碍难行之处，可否特赐允许。以先生掖进后学之心，或乐与玉成欤。（1917 年）（下转第二版）